

出版
文化出版社
花木蘭

曾永義
主編

輯刊 研究 文學 古典

十一編 第 6 冊

空間・神話・行旅

——漢晉辭賦中的「山水書寫」研究

吳翊良 著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十一編

曾永義主編

第6冊

空間·神話·行旅
——漢晉辭賦中的「山水書寫」研究

吳翊良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空間·神話·行旅——漢晉辭賦中的「山水書寫」研究／吳翊

良著 -- 初版 -- 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5〔民104〕

目 6+252 面；19×26 公分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十一編；第 6 冊)

ISBN 978-986-404-112-1 (精裝)

1. 辭賦 2. 文學評論

820.8

103027543

ISBN-978-986-404-112-1



9 789864 041121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十一編 第六冊

ISBN : 978-986-404-112-1

空間·神話·行旅
——漢晉辭賦中的「山水書寫」研究

作 者 吳翊良

主 編 曾永義

總編輯 杜潔祥

副總編輯 楊嘉樂

編 輯 許郁翎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社 長 高小娟

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

電話：02-2923-1455 / 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hml810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5 年 3 月

定 價 十一編 29 冊 (精裝) 台幣 52,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空間·神話·行旅
——漢晉辭賦中的「山水書寫」研究

吳翊良 著

作者簡介

吳翊良，國立臺南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博士。碩士班師學於江建俊教授、陳怡良教授，主要研究魏晉南北朝辭賦；博士班就讀期間，師學於廖美玉教授，博士論文以南明遺民詩為研究議題。曾任職於南臺科技大學通識中心、臺南應用科技大學通識中心兼任助理教授。相關論文有〈殘山剩水話南朝——南明遺民詩中的「南朝想像」(1644-1662)〉、〈歸園田居——明初「歸田詩」研究(1368-1402)〉、〈鍾惺、譚元春《唐詩歸》選評杜甫詩研究——以杜詩各體為觀察核心〉、〈地景書寫與文本詮釋——以錢謙益的〈黃山組詩〉二十四首為析論對象〉、〈空間·欲望·園林——論李漁的小說《十二樓》中「樓」的象徵與意涵〉、〈權力中心，版圖越界——漢代京都賦中的「山水書寫」研究〉、〈從「詠嘆山水」到「歷史隱喻」——魏至西晉辭賦中的「山水書寫」研究〉、〈終罷斯結廬，慕陶真可庶——論韋應物對陶淵明之繼承與轉化〉、〈放逐與反放逐——柳宗元作品中的「望鄉」論述〉、〈漢代女賦家「女性書寫」探討——以〈自悼賦〉、〈東征賦〉為析論對象〉。

提 要

綜觀學界有關六朝山水詩的研究，已有一定的成果展現，然則對於「山水賦」或是「辭賦中的山水書寫」之關注，則顯得寥寥無幾；如果我們承認中國古典「山水」文學，不僅止於「山水詩」之板塊，而是涵容其他文體（辭賦）、滲透其他文類（京都賦、畋獵賦、行旅賦），從而成為一龐大的、繁複的、有機的「山水」系統；那麼，將視角轉移至其他文體、文類，進行深入的探討、綜合的分析，勢必是一項無可迴避的問題，也唯有如此，始能更清楚地了解到中國古典「山水」文學的深厚底蘊，進而確立其文學價值，闡發其藝術美感。

是而，本論文總題為「漢晉辭賦中的山水書寫研究」，就是欲以「漢晉」為時程，「辭賦」為文體，「山水」為視角，觀察此時的「山水」與各種主題相互結合、滲透、影響的文學現象，如何在歷史流程中，呈示出具有不容輕覷的文學史意義。

本論文凡分五章，扣除第一章〈緒論〉與第五章〈結語〉，內文計有三章，分別是第二章「空間與權力」、第三章「神話與永恆」、第四章「行旅與審美」，這三章不但是組構本論文之有機主體，同時，也是本文所欲切入的三個探照視野——空間、神話、行旅——藉由這三個向度的拼湊、整合、綴連與交鋒，可以釐整漢晉時期辭賦中的「山水書寫」之現象。

整體言之，本論文的撰寫，便是以「時代」（漢代、魏至西晉、東晉）為經，以「主題」（空間、神話、行旅）為緯，透過經緯交織的方式，去進行縫合拼湊的工作，讓前中古時期——漢晉——的山水書寫，能得到一較為清晰完整的景貌。



目次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之確立	1
壹、研究動機：一個閱讀經驗的回顧	1
貳、研究目的：從錢鍾書先生的一段話談起	4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研究方法之提出	6
壹、研究範圍	6
貳、研究方法	9
一、歷史研究	9
二、文本研究	10
三、文化研究	12
第三節 前人研究與文獻回顧之述評	14
壹、專書論著的隻言片語	15
貳、期刊論文的初步成果	18
參、本論文對「山水書寫」的義界	25
一、「山水」與「風景」、「自然」的交集 疊合	26
二、「山水書寫」一詞較具涵容包納的幅 度	26
三、打破文類的限制與隔閡，以「山水」 作為一種書寫題材	28
第四節 研究架構與詮釋系統之造構	28
壹、「主題式」的橫向統攝	29
貳、「系統式」的縱向深抉	29
參、以「時代」為經，以「主題」為緯：拼湊 一幅山水圖景	30
第二章 空間與權力——漢晉辭賦中的「山水書 寫」研究面向之一	33
第一節 山水與空間——政權象徵與帝國版圖	33
壹、「空間」思維及其相關類型概述	34
一、自然空間	34
二、人文空間	34
三、神聖空間	36
貳、本文採取的「空間」觀	37

一、政權象徵	38
二、帝國版圖	40
第二節 漢代：帝國光影與山水書寫的相互輝耀	43
壹、以「京都賦」作為整體觀照之理由	43
貳、權力中心，版圖越界——漢代京都賦中的「山水書寫」研究	44
一、長安：以苑囿、宮殿結合「山水書寫」為政權象徵	45
(一) 苑囿：帝國版圖的縮影	45
(二) 政治中心，權力命脈——殿居「龍首山」上的未央宮	50
(三) 崇山峻嶺，繚繞水域	53
二、洛陽：以「明堂」位居大地中心的文化版圖	54
(一) 三雍：明堂、辟雍、靈台之禮制建築	54
(二) 神話宇宙的顯影：明堂與辟雍（水道）	58
(三) 以「四方山水」打造大地中心之地景／帝景	63
三、建築同心圓的帝國版圖	64
第三節 魏至西晉：從「詠歎山水」到「歷史隱喻」的「山水書寫」	67
壹、山水書寫，抒寫山水	67
貳、權力象徵與國勢象喻——魏至西晉辭賦「山水書寫」之共同模式	68
一、三分天下（魏、蜀、吳）——以「山水書寫」誇炫各偏一隅之政權	68
二、三國歸（西）晉——以「山水書寫」打造太平盛世之藍圖	71
參、詠歎山水與仕宦經驗——魏代辭賦中的「山水書寫」研究	73
一、魏初	73
二、魏晉之際	79

肆、空間結構與歷史隱喻——西晉辭賦中的「山水書寫」研究	81
一、以空間表示時間	82
二、空間經驗的時間化	85
伍、結語：賦家（作者）與君主（閱讀者）間的權力運作	87
第四節 東晉：王朝與水域的相互定義	88
壹、引言：東晉初期的「江海賦」與中晚期的「山賦」	88
貳、江海水域：權力象徵與國勢象喻	90
參、「神聖空間」的建構之三部曲	91
一、長江：北／南、夷／華、邊陲／正統的彼我區分	92
二、「中心——居中——四方」的空間圖象	93
三、生生不已，永恆循環的神聖空間	99
肆、空間記憶，集體意識	105
第三章 神話與永恆——漢晉辭賦中的「山水書寫」研究面向之二	109
第一節 山水與神話——仙境嬗變與永恆想望	109
壹、神話的定義與思維特徵	110
一、何謂「神話」	110
二、「神話」的思維特徵	114
（一）不死觀念：變化與再生	114
（二）樂園象徵	115
貳、本論文的觀察角度	117
一、「仙境嬗變」	117
二、「永恆想望」	119
第二節 漢代：「人間仙境」與「遊仙世界」兩種模式的山水書寫	120
壹、人間仙境化——建章宮、甘泉宮	121
一、建章宮與太液池（水）	121
二、甘泉宮與縣圃（山）	125
三、「麗萬世」的永恆界義	128

貳、遊仙世界的開啓——〈覽海賦〉、〈終南山賦〉	130
一、遊仙與大海：班彪的〈覽海賦〉	130
二、〈覽海賦〉與〈冀州賦〉的並讀	133
三、隱逸／神仙／符讖的融合：班固的〈終南山賦〉	137
四、〈覽海賦〉、〈冀州賦〉與〈終南山賦〉的內在淵源之蠡測	138
五、班氏父子的「永恆」命題：理性觀點與人文思考	139
第三節 魏至西晉：突顯（東）蓬萊、（西）崑崙兩大仙鄉的山水書寫	140
壹、從蓬萊、崑崙的融合與互動談起	140
貳、地理方位的認知與徵實	143
一、地理方位的認知	144
二、地理方位的徵實	146
參、〈海賦〉：均衡對稱／立體呈示／空間維度的神話系統	149
肆、〈海賦〉中的永恆定義	153
第四節 東晉：境內名山與神聖輿圖	156
壹、江南勝景與山嶽崇拜	157
貳、境內名山與神聖輿圖	161
一、天台山：世俗空間轉化神聖空間的中介場域	162
（一）「名山」與「地仙」	163
（二）隱逸思想與仙道思想	167
二、地理景觀到神聖輿圖	168
參、宗教文化與永恆思想	169
一、長生久視之道：服食養生	171
二、佛教的玄學：同體自然	173
肆、修鍊的場域：「宗教名山」的相續發展與衍化軌跡	175
第四章 行旅與審美——漢晉辭賦中的「山水書寫」研究之三	181

第一節 山水與行旅——地理路線與審美意識	181
壹、「行旅賦」的定義與特徵及其相關問題之思考	182
一、行旅賦、紀行賦、遊覽賦的名實內涵與義界辨析	182
(一) 行旅賦與紀行賦之辨析	182
(二) 行旅賦與遊覽賦之辨析	184
二、「行旅賦」的定義與特徵	186
(一)「抒情言志」與「歷史感懷」	186
(二)「地理路線」與「審美意識」	189
三、諸家學者對「行旅賦」的討論	190
(一) 王文進	190
(二) 楊玉成	191
(三) 許東海	191
(四) 鄭毓瑜	192
貳、「行旅賦」的完整定義	193
第二節 漢代：從劉歆〈遂初賦〉、班彪〈北征賦〉、班昭〈東征賦〉到蔡邕的〈述行賦〉	194
壹、行旅賦的發軔——劉歆的〈遂初賦〉	194
貳、班氏父女的行旅賦——〈北征賦〉、〈東征賦〉	199
一、〈北征賦〉	199
二、〈東征賦〉	201
參、行旅賦的第一次特展——「人生之路」與「行旅之路」相互書寫的〈述行賦〉	203
一、地理路線的突破——「離」與「返」的方位轉換	204
二、審美意識的顯現——「山」與「水」的客觀展示	206
三、「行路」的難與易——「人生之路」與「行旅之路」的相互指涉	207
肆、漢代行旅賦的整體書寫特色	211
一、漢代「行旅賦」的整體架構與書寫模式，賡續劉歆〈遂初賦〉而來	213

二、隨著行走空間的遞移轉換，有不同 的歷史感懷與人物事典	212
三、賦家對山水景物的「審美意識」， 有逐漸鮮明的呈現	213
四、「亂曰」的反思體悟與關懷層面， 彰顯了賦家的「主體性」	214
第三節 魏至西晉：從魏代行旅賦到潘岳的〈西 征賦〉	215
壹、片段的山水剪影——魏代行旅賦綜述	215
貳、行旅賦的第二次發展——自然山水／地理 空間／歷史典故嵌錯疊合的〈西征賦〉	216
第四節 東晉：從「山水以形媚道」到謝靈運的〈撰 征賦〉、〈歸途賦〉	223
壹、山水以形媚道	223
貳、行旅賦的第三次發展——征人幽思／祖德 家風／山水理趣的〈撰征賦〉	224
一、征人幽思的主體情感	225
二、緬懷謝氏的祖德家風	227
三、山水與理趣的相映交響	228
參、山水恢復本然面貌：「見山是山，見水是 水」的〈歸塗賦〉	231
一、〈辭祿賦〉與〈歸塗賦〉的相互參照	231
二、風景與心靈的深心相契	234
第五章 結語——一個論點的完成，多個角度的開 展	235
壹、本文整體研究之回顧	235
一、從「空間」議題言之，聚焦「政權象 徵」與「帝國版圖」之展演	239
二、從「神話」議題言之，扣緊「仙境嬗 變」與「永恆想望」之論述	240
三、從「行旅」議題言之，統攝「地理路 線」與「審美意識」之概念	241
貳、未來深入方向之研探	242
參考書目舉要	245

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之確立

壹、研究動機：一個閱讀經驗的回顧

會從原先專注的六朝詩歌轉向賦學研究，有著一段曲折的歷程。

筆者曾於民國九十三年，參與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系廖國棟教授，於該年度所執行的國科會計畫——「試探漢晉隱逸賦的用世情結」〔註1〕——藉由這次專題計畫的補助與廖先生的悉心指點，讓筆者得以大量的閱讀了漢晉時期的隱逸賦文本，並旁及相關詩文與理論之運用，從而對其中所反映的諸多文化現象，諸如：仕隱問題的抉擇考量、士人心態的幽微顯隱、歸田曠達的哲思玄理、山居園林的恬淡閑靜等議題，有了較深入的認識與整體的照察。

有了這次閱讀賦篇文本的經驗，筆者接著從兩位漢代的女性作者出發——班婕妤、班昭——立基於「女性主體」〔註2〕的角度，分別論述其〈自悼賦〉、〈東征賦〉，一方面，冀能對中國古典的女性文學，略盡綿薄之力；二方面，則對這兩篇鮮少為學界關注的文本，探析其文學史意義；三方面則是援

〔註1〕此專題計畫的執行起迄：2003/08/01~2004/07/31。

〔註2〕這裡使用的「女性主體」一詞，並不同於「婦女」一詞，前者是代表「社會構成」，即文化和社會標準所造成的性別標準和行為模式，用「婦女」（或「女人」）則表示純生物學方面的性別差異。所以，「女性」指文化修養，「婦女」指自然本性。參考王逢振：《女性主義》，（台北：揚智文化，1995年），頁19-20。

用相關的女性文論，解析文脈，以深化其論述意涵，從而開啓賦學論述與文化研究的對話視窗〔註3〕。

這些研探「賦學」文化的相關經驗，當然成了日後閱讀賦篇文本的基礎；然則，真正促使筆者以賦學研究為志向的關鍵，卻是從六朝「山水詩」的議題所引發而來的。

大抵言之，綜觀目前學界對六朝「山水詩」的成果，可謂繽紛繁茂〔註4〕；學者在談論六朝「山水詩」的起源、流變與發展時，也都一定會談到《詩經》、《楚辭》、《漢賦》中的「山水」，並以之作為日後「山水詩」的濫觴與起源〔註5〕。至於漢賦中的「山水」，更對日後「山水詩」的發展，有著直接的啓迪與導引之功，誠如王國瓔先生所云：

漢賦作家通常是以寫物圖貌為手段，以便達到諷喻勸誡、或炫耀辭章的才智等目的，山水景物的描寫往往佔有極大的分量，甚至出現全篇描寫某一種景物的作品；自然界的山水景物，已經有了從文學作品中陪襯、附屬的賓位，起步走向主位的趨勢。又由於漢賦中表現的作者對自然界山水景物的體認，與後世山水詩人登臨山水以求心神自由和美感經驗的情緒遙相呼應，他們對山水景物的刻意描寫，為後世山水詩人模山範水的藝術技巧奠定了基礎。〔註6〕

只是，「辭賦」中的「山水」是否只對「山水詩」發生了影響與滲透，而沒有在「賦」體之內，形成一套屬於自己的批評系統與文類矩則？這是令筆者感

〔註3〕 這篇論文，後來發表於第十一屆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研究生學術論文研討會，由台灣師範大學高秋鳳教授講評，後通過審查刊登於《思辨集》第八集，2005年，頁181-199。

〔註4〕 歷來針對古典山水詩的研究與探討，學界已從情景交融、物我相應、感懷起興所延展出的人文思考；或從現象學等學科進行深層的美學探索，而獲致豐碩且精湛的成果，足資後人借鏡與參考。前者如王國瓔：《中國山水詩研究》（台北：聯經，1986年）、王玫：《六朝山水詩史》（北京：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王力堅：《魏晉詩歌的審美關照》（台北：文津出版社，2000年）；後者如王建元：《現象詮釋學與中西雄渾觀》（台北：東大出版社，1988年）。

〔註5〕 例如李文初以《詩經》、《楚辭》為中國古代「山水詩」的孕育期，詳見氏著：《中國山水詩史》（廣東：廣東教育出版社，1991年），頁1-5。又，王國瓔：「探討中國山水詩的淵源，必須從中國最早的兩部詩集——〔詩經〕和〔楚辭〕開始著手，因為兩者不但是中國詩歌發展的主要基礎，而且是後世詩人創作的典範。」詳見氏著：《中國山水詩研究》（台北：聯經出版社，1986年），頁11。

〔註6〕 詳見氏著：《中國山水詩研究》，頁46。

到好奇的第一個問題。

除此之外，自然「山水」在先秦時期常被作為道德功利的象徵，人們常常以之比事、以之比義、以之比理、以之比德，以致形成所謂的「比德說」（註7），或是將「山水」當作傳達義理思想的媒介（註8）。基於這個觀念，辭賦中的「山水」也往往被視作道德意識的附庸，例如〈七發〉中的「觀濤」，確有大量、精采的「水」勢之敘述，然學者卻仍以之為「天人感應」的影子（註9）。

然則我們不免要提問，從漢代以來，辭賦中的「山水書寫」，確實大量的呈示在文本中，逐漸成為不可忽視的「主位」，這是無法迴避也不可忽視的客觀現象，那麼，是否僅能侷限在漢人的「比興思維」（註10）去照察「山水」的意義？這是令筆者感到疑惑的第二個問題。

基於這樣的問題意識與研究動機，筆者進一步思考：如果「辭賦」中的「山水書寫」，有其存在的理由與探討的必要，那麼，該用什麼方法去釐整這些錯綜複雜的問題？選取哪一段論述時域，更能看出「辭賦中的山水書寫」之演變脈絡與發展歷程？換言之，也就是「賦」體從何時開始較為大量的運用「山水書寫」，而文本中的「山水書寫」到了何時，始能臻達成熟的境界？本文的研究範圍之起迄，應如何界定？

〔註7〕論者即云：「老子以「水」比「上善」、以「谷」比「上德」。孔子曾以「山」比德、以「水」比德、以「玉」比德、以「松柏」比德等等，在「比德」階段，山水的價值、山水所受到的關注、所得到的表達，只是其某一部分、某一方面甚至僅僅某一點的屬性特徵，只是與某種觀念義理相似、相仿、相通、相同的捨棄質地的抽象的形式結構。」詳參葉太平：《中國文學之美學精神》（台北：水牛，1998年），頁288-289。

〔註8〕楊儒賓即以先秦典籍中的「水」為例——孔門之水、孟荀之水、道家之「水」、《管子·水地篇》之水——說明「水」與先秦諸子思想的關聯，詳參氏著：〈水與先秦諸子思想〉，《中國文學的多層面探討》（台北：國立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編印，1996年），頁533-573。

〔註9〕論者云：「〈七發〉中觀濤的一段描寫，雖然目的仍在於啓發楚太子，但已相當程度上再現了自然的美。然而這種可能性在漢武帝時代思想一統的局面下迅速發生了逆轉。因為在天人感應學說的框架中，自然和人，都失去了相對獨立的價值，而成為天人感應的例子。」詳參韓高年：《詩賦文體源流新探》（成都：巴蜀書社，2004年），頁253。

〔註10〕有關漢儒之「比興」思維與漢代詩學中的「美刺」觀念，蔡英俊認為：「詩的「六義」有意被賦予政治道德倫常的內容與價值，而「賦」、「比」、「興」這三類可能指稱情感表現手法的詩歌創作「技巧」就具有了政治寄託、道德寓意的性質，而詩歌也就具有反應政治實相、倫理結構的象徵與暗碼的作用。」詳參氏著：《比興物色與情景交融》（台北：大安出版社，1986年），頁119。

基於這些提問，我們可以從錢鍾書先生的一段話談起。

貳、研究目的：從錢鍾書先生的一段話談起

錢鍾書曾謂：

詩文之及山水者，始陳其形勢產品，如《京》、《都》之《賦》，或喻諸心性德行，如《山》、《川》之《頌》，未嘗玩物審美。……。終則附庸蔚成大國，殆在東晉乎。（註11）

亦即，詩文中所談到的「山水」，最初都是用來描摹形制、狀寫品類，例如〈兩都賦〉、〈兩京賦〉；或是如董仲舒〈山川頌〉藉以表徵心性德行的天人隱喻；大體說來，山水尚處於附庸階段，直到東晉，方擺脫此從屬地位，逐漸為人發現其作為審美主體的存在。從這段的論述當中，我們可以勾勒出幾個重點。第一，詩文中有關「山水」的描寫，隨著歷史演進，有其不同樣貌之展現；第二，漢代京都賦中的「山水」，主要是用來描摹形制、狀寫品類，其與王朝帝國的版圖界域，或有密切的關聯，可資觀察；第三，「山水」要在詩文的文本當中，躍為「玩物審美」的主體，必須要等到東晉時期。綜合這三點來看，我們發現，錢鍾書先生論及了漢代到東晉，詩文中「山水書寫」演變之態勢，其實也就提示了我們應該認知到：「山水」的樣貌與姿態，會隨著世代演進，有不同的展示景觀。故而，我們更要注意到「漢晉」時期，「辭賦」（文體）中的「山水」，在文學史上、賦史上乃至山水文學上的可能意義與價值。

也因此，錢鍾書所云的「漢代到東晉」這一段時域，便是一極佳的考察階段。更何況，漢代所代表的文體即為「辭賦」，而漢大賦中的「山水書寫」又已有了較嫻熟的表現技巧（註12），以漢代作為討論起點，有其文學因緣；再次，東晉中後期，政治趨穩，文人遍遊江南勝景，「境內名山」打開了賦家的眼界、吸引了遊覽者的吟詠，「山賦」與相關詩文，自然而然的增加了許多，茲如：孫綽的〈遊天台山賦〉（註13）、湛方生〈廬山神仙詩序〉（註14）、劉

（註11）引自錢鍾書《管錘編》第三冊（台北：書林出版，1990年），第六十六則〈全後漢文卷八九〉，頁1037。

（註12）于浴賢云：「漢賦對山水的嫻熟描寫，表現角度、層次的選擇，多種修辭手法的運用，為山水賦的產生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提供了寶貴的借鑒經驗。」頁287。

（註13）原文見《文選》，頁269-274。〔美〕康達維（David R. Knechtges）則認為孫綽是最早對天台山進行描寫的作品，其云：「Sun Chuo's fu is the earliest known tribute to these mountains.」詳見XIAO TONG:《Wen xuan》Translated, with

程之〈廬山精舍誓文〉（註15），可以說，偏安江南的士族此時已逐漸走向南方山水，寓目泉林，開發新的名山勝景，探訪自然景觀，自然也促進了「山水賦」之成熟與發展。

準此，從漢大賦中的「山水書寫」，再到東晉「山水賦」的蔚為大觀，這其中固然反映了本論文的研究起迄——「漢代始」、「東晉終」——更重要的，還在於觀察辭賦中的「山水書寫」，如何經過漫長流溯的時光，在東晉時期，成爲一獨立的審美主體。

大體言之，本文即是從「漢到東晉」作爲整體論述的背景，並分成「漢代」、「魏至西晉」、「東晉」三個階段與時程，觀察「山水」在此中的承傳、衍繹與轉化的文學史議題。而以「辭賦」此一文體作爲主要的觀察點，主要是在於，學界有關六朝山水詩的研究，已有一定的成果展現，然則對於「山水賦」或是「辭賦中的山水書寫」之關注，則顯得寥寥無幾；如果我們承認中國古典「山水」文學，不僅止於「山水詩」之板塊，而是涵容其他文體（辭賦）、滲透其他文類（京都賦、畋獵賦、行旅賦），從而成爲一龐大的、繁複的、有機的「山水」系統；那麼，將視角轉移至其他文體、文類，進行深入的探討、綜合的分析，勢必是一項無可迴避的問題，也唯有如此，始能更清楚地了解到中國古典「山水」文學的深厚底蘊，進而確立其文學價值，闡發其藝術美感。

基此，本文的研究目的與撰作動機，即在於透過「漢晉辭賦中的山水書寫」之整體研究，試圖釐清幾個問題：

- 「山水賦」的定義、發展之相關問題及其與「山水書寫」的差異所在？
- 以「山水書寫」代替「山水賦」的理由爲何？
- 不以「山水」爲名的賦作，是否即沒有可觀的「山水書寫」？
- 「京都賦」、「宮殿賦」、「畋獵賦」、「行旅賦」、「隱逸賦」中的「山水書寫」，要如何看待與分析？既有的前人研究，有何不足與侷限？又需要怎樣的 research 路徑與詮釋理論，始能完全掌握文本的深義與要旨？

Annotations and Introduction by DAVID R. KENCHTGES, (Princeton Library of Asian Translati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年), pp243。

〔註14〕原文見〔清〕嚴可均校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中文出版社，未注出版年月），頁2270。

〔註15〕原文見〔清〕嚴可均校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中文出版社，未注出版年月），頁2279。

- 漢晉辭賦中的「山水書寫」所展現的主題，有哪些形式？而這些主題之間，彼此是否有所關聯？然則隨著文化現象、審美品味、藝術型態的改易，「主題」是否也因此而折射出不同世代的文化變遷與殊異的詮釋景觀？
- 學界歷來總是以東晉的「山水賦」作為賦家「審美意識」之顯露，然而觀看山水的「審美意識」，是否只能從單一文類——「山水賦」——進行理解？
- 「山水」迭經易代之轉化，從「漢代」、「魏至西晉」、「東晉」三個階段與時程，在文學史上，有何承傳、衍繹與轉化的現象與景況？如何評估其價值與意義？
- 漢晉時期的「山水書寫」，既然是一個龐大繁複的網脈，該如何重整其組織架構，建立一套有機的系統，以供理解？進而為往後的「山水賦」之文化美學研究，奠定基礎？

綜合言之，漢晉辭賦中的「山水書寫」是一龐大細密的圖象，不但分散在不同文類之中，更隨著時代變遷有而不同的展示景貌，要如何拼湊其完整樣貌，確實是件艱鉅龐雜的工作。本文之撰作，即是為了解決前中古時期——漢晉——辭賦中的「山水書寫」之相關議題，一方面釐清此時期錯綜複雜的「山水」現象；二方面則是建立起一套與「山水詩」可以相互參照的座標；三方面則是為了開展古典「山水賦」之文學意義、文化美學、藝術價值，所作的初步準備與奠基。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研究方法之提出

壹、研究範圍

在研究目的一節中，我們曾引述錢鍾書先的一段話進行討論：

詩文之及山水者，始陳其形勢產品，如《京》、《都》之《賦》，或喻諸心性德行，如《山》、《川》之《頌》，未嘗玩物審美。……。終則附庸蔚成大國，殆在東晉乎。

大體言之，錢鍾書先生論及了漢代到東晉，詩文中「山水書寫」演變之態勢，那麼，錢鍾書所云的「漢代到東晉」這一段時域，便是一極佳的考察階段。本文即是從「漢到東晉」作為整體論述的背景，並分成「漢代」、「魏至西晉」、